





詩集傳序

周禮

禮記

後學安成劉

瑾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

物而動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

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

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即族

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發者何

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

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

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

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

是亦所以為教也蘇氏曰其人親被王化之純故也而為也
也詩有所憂愁怨不得其平為放蕩不合於禮者矣
善惡而相已則益修其治教於人則有勸懲之政也
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愚按此言先王以詩為教於郊南之類則指之音律於列國之詩則指周公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有黜陟之政也聖人蓋指周公而觀其善惡而
也康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動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

約示久遠愚按夫子不得行黜陟之政於作詩之侯國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
愚按夫子不得行勸懲之政於作詩之人而使季詩者有以考其得失而有所創文典起則亦可謂勸懲之教
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和正是非之不一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愚按此言國風之體而有正也蓋

二南之詩皆得性情之正如閨帷一掃樂不淫六不傷
全體兼備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雷標有梅小
星江有圯之類亦皆哀而不傷如樛木蠹斯桃夭不
廣羔羊何彼穠矣之類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為
正風其餘自如至幽十三國之詩雖亦有得性情之正
者而君臣民庶之間不能如二南風俗之純故雖郊風
亦不得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
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
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
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
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
之大率雅是朝廷之詩頌是郊廟之詩變雅亦是變用
他腔調耳。愚按此言二雅正變及周頌等篇之體
不兼言商魯頌者其體異同可類推也夫正雅周頌諸
篇如常康文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公劉劉綱酌卷
阿皆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者也至其變雅之作則
有家父及宜曰之傳及蘇公備武公召穆公允伯芮伯
之輩又皆所謂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
賢人君子者也

於上而無一理之不見也詩經全體大而天出精微細
愚按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不至絕
怨不至亂諫不至計天時日星之大蟲鳥草木之微人
倫綱常之道風氣上地之宜神祇相考之祀社祭刑曰
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總之中也曰
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
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
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
誄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詩中頃多一是音韻一是義理
源潛淵淵而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
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起又
曰李詩之法只是熟讀誦練自然氣自貫中出其
妙趣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措務自立義只恁平讀
意思自足務自功。愚按此言李察之情性隱微之間
詩者格物致知之功知之事也
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
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愚按此言李詩者誠意正心

問者唯唯而退余特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
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集傳序畢

詩傳通釋外綱領

一引諸儒書

詩集傳

鄭氏箋

歐陽氏詩本義

呂氏讀書評

輔氏詩童子問

胡氏詩傳集成

周易 程朱氏說

周禮 古注

四書 集成

詩傳折衷

孔氏正義

蘇氏詩輯

嚴氏詩輯

董氏朱子詩說

王氏三家詩攷

已上並朱詩經諸說

尚書 集成

春秋 三傳

禮記 古注 陳氏集解

七氏傳

陸氏釋文

李黃詩解

段氏詩說

彭氏詩說拾遺

陳氏詩解

儀禮 古注 李氏集釋

國語

家語



莊子

兩漢書

本草

列女傳

杜氏通典

廣韻

引用諸儒姓氏

毛氏

杜氏

河南程氏

臨川王氏

藍田呂氏

荀子

隋書

爾雅

孔叢子

呂氏考古圖

切韻

鄭氏

孔氏

南豐曾氏

上蔡謝氏

史記

楚辭

埤雅

說文

章氏考索

已上旁采他書

陸氏

廬陵歐陽氏

眉山蘇氏

成都范氏

龜山楊氏

元城劉氏安山

三山李氏過仲

長樂王氏

渤海胡氏旦

南軒張氏敬夫

丘氏

止齋陳氏傳良

北溪陳氏安卿

天台潘氏時辛

潛室陳氏器之

容齋項氏安山

濮氏斗南

永嘉陳氏少南

黃氏實夫

建安胡氏安國

莆田鄭氏夾際

東萊呂氏伯恭

徐氏

廬陵李氏如圭

覺軒蔡氏仲竟

雙峰饒氏伯輿

曹氏

錢氏

新安王氏晦叔

山陰陸氏農師

永嘉鄭氏

長樂劉氏執中

致堂胡氏明仲

董氏

三山林氏少穎

西山真氏伯量

格菴趙氏順

龍舒王氏日休

顏氏達龍

華谷嚴氏叔

段氏

劉氏
 東齊陳氏大猷
 建安熊氏剛大
 疊山謝氏枋得
 勿軒熊氏去非
 須溪劉氏會孟
 建安何氏上信
 竹房張氏李龍
 廬陵彭氏執中
 新安胡氏庭芳
 鄱陽董氏鼎
 定宇陳氏際

詩傳通釋外綱領終

詩序

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朱子辨說

詩序之作說考不同或以為孔子是仲作或以為子夏上肅。沈重亦云。公序是子夏作。或以為國史。程子曰。明乎得失之節。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隋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故仲更加潤色。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辨說非出。以詩序考之。文

詩有六義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民困則見於樂記鳴之序則見於金縢於人土之序則見於緇衣清人之序則見於文然則果則見於同書也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古本詩序別作一處如易大傳及班固經者又以前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矣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煩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詳矣孔子刪詩而序之五篇今其止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亦是一驗又云釋文載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毛公合序之意未及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毛公合序之意序子夏所創毛公及魯敬仲宏更加潤色至於以爲國史作之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臆度也無所據依故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之說而斷之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為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具

下推說云云為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其
首能及也此有論詩序本自為一編別附之明考義之
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毛亦有知其出於
後人之手而不及信亦得情又論毛公引以入經
乃不綴篇後而為之說則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
為不疑辭而易視於已說則謙退可則不取自決而
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夫公之於作則出於聖易不
遂不後人者自有深意若夫公之於作則出於聖易不
責夫不可道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後而思
之曰不諸儒之說而遂於小序為不足據者何哉予
細研窮之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滿其
謂聖人之言也夫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其所以然
亦未嘗自為臆說也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
已明驗而不可廢也故既賴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
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夫云之說則其意之謹
重不苛亦可見矣且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

語哉先牛又嘗曰予自歲時讀詩便見小序無
意義及法了小序只玩味詩辭知又奔得道理貫
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
終不能釋後到三十一歲斷然知小序之不可
作其為多矣有不可勝言言曰伯恭不台只因序講
便其詩多牽率驢厥其言不與之亦廢之其因作
中雖有詩多牽率驢厥其言不與之亦廢之其因作
成詩序辨說然有說不與之亦廢之其因作詩傳
間有詩多牽率驢厥其言不與之亦廢之其因作
心子細看這道非便是杜撰多不後人又只依他
說夫亦不有詩是自此意先若
說不夫處又須穿鑿流將去

詩辨說畢

詩傳綱領

後學安成

劉

瑾通釋

建安劉氏日新堂校刊

大序

按舊關雎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先焉又曰大

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志發見於言為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

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

形見現永長也

知手舞足蹈也。詩曰：『未歌未足，盡其情於足。』是手舞之足蹈之，而有舞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言。怨哀樂之情，官導於外，無所淫壽，此所謂導和之至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

聲不止於言，凡嗟歎咏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評數，期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

所成亦異矣。

謂又言嗟嘆咏歌既發於聲，因以其聲攝於八音，譜以律呂，使之相應而和。

故謂之音，而即其音而復可得其所感之情，有如是之不同也。治世之音，而復可得其所感之情，有如是之不同也。音亦安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亂世之音，不歡，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謗人，投其音，亦怨怒之甚也。國將亡，民遭困厄，哀傷思慕，而作歌，其音亦哀以思，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曉焉，願之者，若出涕，思之篤也。曰：『介爾用，言治亂，言出言政，而亡國不。』

言者世絕而無政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矧艾，刈興起至

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

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

之所及也。謂此一節又結上三節而言，詩之用廣大，起人善心，誠具事之失，則可則人逸志，待失於是乎。其

起人善心，誠具事之失，則可則人逸志，待失於是乎。其

入人之深，如此者，蓋以人心同一理也。詠其實而極其和，平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失而極其怨，則達乎陰

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為，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則動感字，陰陽貼大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謂此無甚害，蓋周公先王制禮

樂若止言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詩為教正綱常而善則失其實矣。

是與不說出那箇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薛
女與不說出那箇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薛
與體比體只是從隨比下不說說與比相却不同又
曰如葉比體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與之為言起也
言與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比體如青靑陵上柏
樹中石人天地間忽如客又曰與體不一或借眼
枝葉來無端入莫之知皆是也又曰與體不一或借眼
草青青水無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靑河
物也有將物之無與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與起
自家之所有無前輩都理會這益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
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
三經而三緯之則九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
可吟咏以得之矣一經是風雅頌是賦詩底骨子賦比興
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
緯謂風雅頌之體一定也二緯謂賦比興之體謂賦比興
謂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詞賦比興
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也
賦比興聲音之節非風則雅非雅則頌非頌則賦比興則吟咏
以得其節是製作之體非賦則比非比則興其在今日猶

可吟咏以得其指歸蓋古今之作
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
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
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賦比興四始以風爲先風之所用
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
賦比興也言爭之道自陳爲正故賦有比興之先且與
雖同是託物比顯而只隱當然比興之中益斯專於比而
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與外也然比興之中益斯專於比而
綠衣兼於興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
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比興之中各有兩例以
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
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常實
則同也但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取言其事者
隨文會意可中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取言其事者
之體有此六義而教詩與李詩者皆當先辨而後以擊而
衣雖以比妾又因以只起其詞雖以起興又以擊而
有別比后妃之德也獨李詩者以例其餘耳呂氏嘗
謂得風之體多者爲風得雅之體多者爲雅得頌之體多
者爲頌而朱子亦嘗疑以七月詩變其音節或爲風或爲
雅或爲頌則風雅頌之例中亦恐有不同者不特比興之

然例為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之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

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

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

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

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

能有所動也

以風化謂正風也然變風亦間有如此者下以風刺上則

止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一義不同然皆自即於彼此無心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

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

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

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

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

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

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

者則具於本篇云

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然正

理故且從之所謂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牽十篇之類而

言也愚按詩人名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

未嘗有意於為正為變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

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矣

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若體而象之之謂家四方之風俗謂之雅也此一小節釋小雅皆王

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雅之名義與大小雅

之別言天下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而以見王政之發由廢興也正雅則可見王政之興變雅則可見王政之廢

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求賢用士皆大事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至於變

雅則由音體有小大而不復由政事之大小矣○正小雅

抵皆諫政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政之大本係焉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附之也欽

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

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為雅之

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

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毒反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者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

爾雅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

字類師古曰頌字與頌字通頌字與頌字通頌字與頌字通

頌詩之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

告成功者也恒賦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關雎是樂之文章故曰關雎

始所謂四始也而其序不相襲也故謂之四始

而作而卒之以是謂四始詩之作者始也詩人所以

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

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

此也所謂尤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

无馬可矣夫十之所不取則謂之无詩可矣
意思自好者看三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觀矣
曰此句總結上二節而贊其意詩之極至也夫詩之作
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无復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
不為不多然李之者果可以與觀乎用之者果可以
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
達於政而專對中至矣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无益於
事矣若夫哀怨愁怨等欲增悲則又非徒无益也邵子之
言警人
深矣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胥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
公侯大夫元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
防其過故發其溫因其性之寬而防其過故發其栗因其
性之剛而防其過故發其簡因其性之簡而防其過故
欲其无傲凡所以養其中和之德教
其氣質之偏者蓋皆樂之功用也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上

下律謂十二律皆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

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

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

輕清其以為徵清濁以備之中宮為南此五聲之制以格人
十聲之制以制律以節五聲以各有所屬下每聲又分
為徵南呂為羽還平九射為宮便是大簇為商為洗為角林鍾
中呂為徵林鍾為羽然九射為宮便是大簇為商為洗為角林鍾
而黃鍾長九寸大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商角徵羽
商羽角徵長九寸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大簇
是也如蓋用其數以象之其聲和矣看來四律皆有一清
然如比則宮商角徵羽之聲和矣看來四律皆有一清
所識謂之志者意其政教之具多矣看來四律皆有一清
必為長知之意故曰歌未言言長知必有高下清濁之
殊故曰聲依永大簇為商為洗為角為宮以商為首且短
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為聲長而濁者為宮以商為首且短
又必以十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
大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為聲長而濁者為宮以商為首且短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

言如此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

以知其說然詩樂亦頌頌缺失以孔子周流四方考五經

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

雅頌各得其是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

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

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

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

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詩以理情性書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於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鯉孔子之子伯魚也事理通達而然

物理故孝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政溫柔敦厚使人不怨不

許故孝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尤昏塞之患心氣和

○子曰興於詩

此所以能言也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

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

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而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

之孝者必先孝詩則誦讀其言美惡是非勸戒有以發發

故曰興於詩三百篇詩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

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形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感發可以觀考見

可以羣和而可以怨怨而不怒興觀羣怨皆指

先其人得夫也然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無不備者

卒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而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无一或遺卒考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憚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以感和不流則得羣居之道恕而不怨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父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而論語之言之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言三百篇之詩亦多矣而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所以明思無邪之言之辭然而理盡微婉者若言人之善而託諸車服之盛親族之貴之類是也各因一事者若刺著刺貪之類是也直指全體者直指則非微婉矣全體則非一事矣就人心

○南容三復白王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南容止了弟了居南宮字子容抑

此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二復此言事則家語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思子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不能

詩者何其少邪亦視其所以讀之者如何耳為人所為已邪誦詩者何其少邪亦視其所以讀之者如何耳為人所為已物之理莫不具載故其情皆原於人情及諷詠其所言則事之盛政治之得其情皆於事物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和平不至於訐能諷則人皆易曉因是故能專對也然讀詩者每不能思之而不能切切不可不戒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子貢姓端木名賜諱單也

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一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幾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故以二言貧

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

以為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

全體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

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無諂無驕是就貧富裏

自爭一等蓋樂自不知有貧好禮自不知有富曾氏之說

亦善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處貧富之道曰樂

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

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

之實也隨貧富而用力自守則不能全體貫徹也無諂

無驕免於顯過則不能理義渾然也是蓋為貧富而自守

其心流於發見於日用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今

之為貧其富也但知好禮而不知今之為富所謂全體貫

徹也是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為貧富而增損存亡乃

超乎貧富之外者也

子貢曰詩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去聲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

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

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

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子貢率詩之意不

然富而好礼臣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他說意思關非止

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不知其所未言者謂孝悌

之功也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不知其所未言者謂孝悌

未言也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為孝是告往而知來須是

見得切處磨在無踰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情七絢反聘曹
寬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

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

問之其意不可只謂在訓詁上然未有不曉訓詁而能

其意者子夏是未曉得素以爲絢一句訓詁所以問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

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

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

言能起發我之志意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於言意

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

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論素以爲絢之詩而知切磋琢磨之詩爲

當以質爲先故曰可與言詩揚氏之說最明切讀書者不

可泥於章句之下而李詩者尤貴有得於言意之表不然

則局於章句訓詁而詩之教益於人者鮮矣今李者讀書於

稱商賜可與言詩皆善其能觸類而長今李者讀書於

見在文意也未能通解况欲望其能觸類乎

詩者必當得其外意如衣錦尚絺但言衣服之盛而中庸

日惡其文之著也推之以爲慎獨之學巧笑美目但言顏

色之好而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推之遂知其禮後之說

也○陳浩曰六經皆經聖人手而於詩也致意蓋詳論

篇凡再捲捲夫子之意深矣

而皆不仍其先後之次朱子於此得无意乎切以淺見推

節既定則可李矣故次兩章記夫子常以詩爲教也既序

則必有成效如所謂與觀羣怨之類是也故以此二章次

之然李貴乎知要善讀詩而有得雖思邪之一言曰圭之

一章用之有餘不善讀者雖二百其篇而无用也故此二章又次之若子貢子夏之問答又皆得詩人意外意者故以此二章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

咸丘蒙問曰詩曰不替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舜賤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烈民靡有才道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普編循也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說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

周之民而无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无遺民也自逆是前夫追迎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以自逆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謂自逆也知詩莫如孟子以意迎志讀詩之法也

程子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散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詩者吟詠其情性使人意況浹舒快於道德之中有所慕樂而動蕩鼓舞之直與會點浴沂風雩之氣象一般方能有益○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讀詩便長人詩何緣會長一格與處全不緊要然是一格長意趣正在於與會得詩人之異便有一格長

張子曰：「賈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頽矣若以支筆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性溫厚謂和而不流，然而不怒，平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憂深思遠，達於人情事物。又曰：變此等意思，唯平心易氣以逆之，則可有得。又曰：「詩人之志主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艱險與平易正相反，雖云目前事，若目前事而却有義理在其間，是特鄙俚之言耳。唯所言皆亦甚難，以平易求之，則無窒碍，故其意思廣遠。又曰：「置心平易，始知詩然，然悠悠喜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黃實夫曰：橫流數說此知味之李觀詩之法也。

上蔡謝氏曰

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

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

異說而相陳之。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耳。上蔡

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處。釋子曰：李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也。謝氏曰：辭而新言辭，製辭段

言六義各自箇體面，卒詩不可不先理會得。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

與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句

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

日月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之能來思之切矣。」自爾吾

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歸于正，便入良

歸于正，便入良。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

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陳大猷曰：庶民

詩首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滄浪之歌孔子只換
兩斯字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明道說詩正得此意

詩序畢

詩傳通釋外綱領

諸國世次圖

商

宋

用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大庚

小甲

雍己

大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祖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大丁

帝乙

紂

微子啓

紂庚

微仲弟 宋公稽 丁公 潘公弟 煬公弟

厲公子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弟 殤公 莊公子

潛公 公子游孫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弟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 昭公弟 悼公 休公

周

后稷 不窋 鞠陶 公劉 慶節

皇僕 姜弗 毀隄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 文周 大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弟 夷王弟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弟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弟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弟 考王弟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觀王 赧王

周公封魯 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弟 幽公

魏公弟 厲公 獻公弟 真 武弟

懿 伯御弟 孝 惠 隱

桓弟 莊 閔 僖弟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傾 共

召公封燕侯爵

召公至世惠侯

釐

頃

哀

鄭

繆

宣

桓

莊公

襄

宣

昭

武

文

懿

惠

悼

共

平

簡

獻

孝

成

潛

釐

桓

文

易王

子曾

昭

惠

武成

孝

王喜

邶

鄘

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侯爵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聿伯

靖伯

貞伯

項伯

釐侯

共伯

武公共

莊

桓

宣

惠

黔牟穆公

懿

戴

文

成

穆

定

獻

殤

襄

靈

出

莊

班

襄

悼出季

敬

昭

懷

慎

聲

成

平

嗣

懷

元

君

侯

君

鄭伯壽

桓公

子疊細

襄穉

定

幽

齊民壽

大公

胡哀

成

孝

靈

簡

武

子嬰穉

悼

獻

繻幽

丁

獻哀

莊

昭

莊

平簡

莊

文

成悼

聲

乙

武

釐

懿孝

景莊

宣

厲

穆

釐

哀

癸

厲

襄

惠

晏穉子

康

昭

靈

簡

共穉

哀

文胡

桓

項

悼穉

魏 畢公高之後封爵由次未詳

唐

晉

曲天

刑侯壽

唐叔

晉

燮

武侯

成侯

厲

靖

釐

獻

穆

殤穉

文穉

昭

孝

鄂

哀

小子侯

緡穉

曲天

武公

獻

君卓

惠卓

懷

文獻

襄

靈

成穉

景

厲

悼穉

平

昭

項

定

出

哀昭魯

幽

烈

孝

靜

秦伯壽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 寧 出子 武 出子

德公 宣 成 穆 康

共 栢 景 哀 惠 康

悼 厲共 蹀 懷 靈 孫

簡 惠 出 獻 孝 靈 孫

惠文王 武王 昭襄 孝文 莊襄

始皇 二世 子嬰 孝文 莊襄

陳 胡公 申公 相公 孝 慎

幽 楚 武 夷 平 慎

文 栢 厲 莊 宣 莊

穆 共 靈 成 成 哀

惠 孫 懷 滑

鄒 祝融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 伯 爵

振鐸 太伯 仲若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 栢 莊 釐 昭

共 文 宣 成 武

平 淖 聲 隱 靖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 五篇

太甲 以後

頌二篇

那

烈祖

長發

祖甲以後

頌二篇

文鳥

殷武

周詩

二百六篇

文王卅

正風二十四篇

周詩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麟之趾

蟋蟀

采芣

兔置並周詩

漢廣

汝墳並南詩

召南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並南詩

武王卅

頌二篇

時邁

離

武王

以後

正風一篇

召南何彼穠矣南國詩

正小雅二十二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扶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成王

變風 七篇

七月

鸛鳴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大雅 十八篇

文王

大明

絲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篤公劉

洞酌

卷阿

頌 二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鷖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芣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康王 以後

頌 一篇

昊天有成命

噫嘻

昭王以後

頌一篇

執競

厲王

變大雅四篇

民勞

板

蕩

桑柔

厲王以後

變小雅十篇

鳴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宣王

變風一篇

鄘 柏舟衛懿侯時

變小雅五篇

六月

采芣

車攻

吉日

黍苗

變大雅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

變小雅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苕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 二篇

瞻印 召旻

幽王 以後

變風 二篇

○淇奥 賦 公

○緇衣 頌 公 武

變小雅 三篇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 衛武公詩

平王 出

變風 十一篇

○柏舟 綠衣 日月

終風 並衛莊公詩

○碩風 賦 莊公

○黍離 揚之水

○鄭叔于田 大叔于田

○唐揚之水 晉昭公時

○秦小戎 襄公時

變大雅

抑 衛武公詩

平王 以後

變風 十一篇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中谷有雉 兔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唐椒聊

秦車鄰

駟鐵

終南

桓王世

變風 六篇

邶燕燕

擊鼓

並衛州吁時

新臺

二子乘舟

式微

述丘

並衛宣公時

桓王以後

變風 三篇

鄘墻有茨

君之偕老

鶉之奔奔

並衛惠公時

莊王世

變風 四篇

齊南山

敝筓

載驅

猗嗟

釐王世

變風 一篇

唐無衣

曲沃武公時

惠王世

變風 六篇

鄘載馳

衛戴公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

蝦蟇

相鼠

干旄

並衛文公時

鄭清人

文公時

惠王以後

魯頌 四篇

駟有驥

泮水

閟宮

僖公時

襄王世

變風 四篇

廣河廣宋襄公時

秦渭陽穆公時黃鳥康公時

曹候人共公時

匡王以後

變風一篇

陳株林靈公時

時世未詳

變風七十五篇

邶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靜女

鄘桑中 氓 竹竿 芄蘭

衛考槃 氓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木瓜

鄭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摶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齊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魏葛藟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蟋蟀 山有樞 綢繆 扶杜

羔裘 鶉羽 有扶之杜 葛生

米苓

秦蒹葭

晨風

無衣

權輿

東門之池

東門之粉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揚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素冠

素冠

隰有萋萋

匪風

鳴鳩

鳴鳩

下泉

終不雅三十一篇

小旻

小宛

巧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旻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郊人士

采芣

際桑

絲蠻

凱樂

漸漸之石

○詩源流

鄭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伏義三皇

皇其時薄月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

茂云焉知無詩虞書曰詩言志然則詩昉於此

乎

林氏曰舜與皋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

黃實夫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

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梓以鼗鼓以

士畜以章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
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
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目與詩曰觀舜皋陶之賦則見詩之雅
頌關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

程子曰虞之君臣迭相贊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

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及

之美惡必有刺美至夫子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

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即虞詩也五子之賦
即虞詩也五子之賦

即夏詩也商詩之
五篇外此賦雅頌皆周詩也

歐陽子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穆契下訖陳靈

千五六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

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

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朱子曰嘗考詩之原委古今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

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下及

唐初自為一等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晚唐自為

一等法始自唐初以前法猶未變至律詩而後詩與
故嘗妄發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及文選漢魏古
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三百
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
中擇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篇其不合
者則悉去之

○章句音韻

孔氏曰自古有篇章之名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

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則以一句為一言秦漢以來乃有句稱風雅無

一章者頌則多一章而已詩之大體必須依韻之分
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處末者
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是也亦有即
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置其然乎之類
是也

或問諸章句起於誰朱子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

言者是鄭康成

鄭康成曰如古注關雎篇末云關雎
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注五章鄭康

成所分故言以
是毛公本意是也

考索吳氏曰詩韻無不協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羗馬
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以見定爲
一家之學今釋文是也至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
慘慘書作慄音七到反伐鼓淵淵書作鷲音於巾反

皆與釋文音訓有異乃知德明之學在當時亦未必
盡用而詩音之亡或有所自矣

朱子曰詩音韻是自然如此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

後隔開了

又曰看詩須弄協韻讀便見得他語自

齊整又更略知協韻所由來甚善

又曰只要韻相

協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將七分

工夫理會義理二三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

或問

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
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然亦有推不去者因
言商頌下民有嚴協不敢怠違吳氏音嚴爲莊云避
漢諱却無道理某後讀楚辭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
剛方字去乃知是叶韻嚴韻作是也又此間鄉音嚴

官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

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

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

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

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此皆各

依其本國歌詩而用聲曲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

懼其周之東平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此皆美其聲為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此皆美其聲表東海者其

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平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此皆美其聲

曰美哉淵淵乎大而婉險而易行為之歌魏

曰思淵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

也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

父乎此皆美其聲自鄭以下無幾焉此皆美其聲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

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此皆美其聲其文王之

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佞曲而不屈邇而

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

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此皆美其聲而不費取而不貪處

此皆美其聲

此皆美其聲

此皆美其聲

而不底也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

荀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正經而終也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朱子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

蓋琴瑟增篪之類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

音律者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

近而易曉而從容諫勸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

又為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無蹈之疾徐所以養其

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

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口曰二代之時禮樂用

於朝廷而下達於閭文學者誦詠其言以求其志諫

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之所助於

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

又曰詩較感發人故在先樂則如太史公所謂

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是以

聖賢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於義者多仲尼所謂思

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

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

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

之止其鍾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乎

况今去孔孟千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

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乎三百五

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管已乎誠能得之則所

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

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竊以為詩出乎
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末
也其歌也詩之末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
詩而作非詩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
和氣從容詠詠以求之情性之中有得乎此然後可
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何如耳有舜文之文德則聲
為律而身為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
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問詩樂既發如何曰既無此
家其也只得以此義理養其心
不和不樂便其樂

刪次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朱子
時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夫子時歲大故夫子重
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如云雅頌各得其所則是

還其舊位曰音來只求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
只是判定而已如詩便要只發人之善心不好詩便
要起人羞惡之心

歐陽子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秦魏唐陳鄭曹
小雅大雅頌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

也鄭氏詩譜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
曹豳此今詩次第也考索張雷曰二南王化之基

也其詩並而王不能正則王不王也鄭自叛也齊自
侯晉并魏則又伯而秦其甚也曹皆王之不王而諸
甚而益不可正苟有后稷先公之化如邶鄘曹豳乎其
可也此名周召邶鄘衛曹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

程子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
言王世故耳

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邶鄘風首亂也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國風不行矣故以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今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而入於

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

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
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禮記曰禮者懼於危亡而思周
道故為亂之終禮記曰禮者懼於危亡而思周
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
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國家之先
由是道也其居誦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
由茲而始王業之所興也故次以禮記曰禮者懼於危亡而思周
公孫力於衆國之後小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
以雅雅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叙也禮記曰禮者懼於危亡而思周
雅之義故小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
天下之治始於正以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
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

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
如魯之事一已足矣禮記曰禮者懼於危亡而思周
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美稱之名政稱為頌非
廢也故附其後焉

詩釋外綱領

詩傳通釋大成卷第一

朱子集傳

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國風一

國風一 集傳於國風之下係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按此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

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

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何

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求詩邑後於國國以聞于天子 舊說一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

諱以知政教得失也

而化天下也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於社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一貫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

之國正風謂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

省而垂監戒耳

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者聖人存此亦以見

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

風交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

遊歌舞槍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

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相

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召南說附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

州境內岐山之陽

周原周舊國也后稷

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

棄為后稷封於郃其後公劉遷豳至

古公又迁于岐山之下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

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公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

公奭之采菜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

布於諸侯

曰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

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也

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

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係之故知此時賜之

也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

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曰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

其詩為諸侯之風似皆有碍陳少南以其有碍遂

創為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主

之地愈見狹促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恐

亦無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

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

曰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也

者擊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
文王之化以成德者擊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
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獫狁
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也

關關雎七音鳩在河之洲窈窕烏了窈窕徒了淑女君子好

速音

興也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

是鷺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

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為人未嘗見其

乘去聲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音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

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

摯而有別是也此說却與列女傳合乘居是四箇同居

司馬法則鷓音音字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

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閑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

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

亦善也速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雖

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樂而不淫之意屬詩摯至字古

通用如商書大命不摯曲禮庶人之摯亦訓為至故鄭氏

一云摯之言至也謂鳥雌與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

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

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

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

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

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也引

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興猶不其

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與

司馬法則鷓音音字

雎作鷓杜預云摯而有別故為

此又畧不同也問詩中說因與多近比曰然如關雎
趾相以皆是與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與且如關
那實事蓋只是與起一箇物事此一箇物事說上文與起下
文便接說實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曰東萊曰首章以
順則又取以爲比也與之比相近而難辨與之兼比者徒
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與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
矣漢匡衡曰窈窕淑女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
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
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
矣謂曰王衡善說詩者一是漢時去古未遠猶有師承
止意出三一是人心尚淳樸未會穿鑿得在曰曰君子后
妃之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唯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
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
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行行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

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水有之黃花葉似

尊可爲道張南軒曰若菜取其柔順芳潔可薦之意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或左或右

无一定之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

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

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輔國曰四字之訓極爲精切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

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

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

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此詩看來是妾媵

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輔國曰一章二章以荇菜起
與亦以爲比但先儒皆取於荇菜之潔淨柔順而集傳不
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意者豈非所謂不
可不求者正以其潔淨與柔順之故乎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禮反此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

葉音反毛則以熟而

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如此

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

之意也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

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拈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

得之則當采擇而熟毛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

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

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己又如

此云東來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

也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

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

關雎二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此取篇首一字以名篇後皆放

名之曰關雎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各篇之例多不

過五少纔取一或偏幸兩字或全取

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

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

有那性情方有那聲

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

惟之詩感於性發於情而宰於心者也其形於聲詩

播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蓋德如雉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

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

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

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音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

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

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注只說作詩者之性情而此兼言后妃之性情者蓋并首章言之也

言后妃之性情者蓋并首章言之也

發於言以至播於八音以成樂而言也

詩之法原其情性審其聲音而已今聲音不傳惟詞語可以玩味耳

文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致其憂思之深矣然未至於愁怨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琴瑟鍾鼓以宣其和樂之至矣然未至於沈湎則不淫也因其詞語即可知其情性至於播於長言被之箎絃則聲音亦可以畧見矣

有聖德可為之配二章推言未得大妣之時求之如此其切三章言始得后妃之時喜之如此其至自他詩觀之言及者易至於悲傷言樂者易至於淫泆惟此詩得情性之正故玩其詞可為養心之助也

子歌周南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當謂今世所存之詩特詩之詞與義耳詩之詞求當忘也其聲亡也

首章取具見樂而不淫是后妃性情之一端也二章三章所言一哀一樂皆不過則是詩人性情之全體也蓋由后妃與詩人性情之正如此故發於詩歌播之音樂宜其聲氣之无不和矣然樂者所以節夫詩之聲而有音律以養人耳歌詠以養人心舞蹈以養

血脈此樂之全體也古樂既亡則此詩吉氣之和所以樂不淫哀不傷者固不得聞而其所以養心者幸有詩詞之可玩則亦尚存樂之一端而可為孝詩之本也

○匡衡曰妃配匹之際猶言匹偶也

生民之始而后有父子也

萬福之原婚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帝王非獨德茂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與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毀之與也以有娶而紂之滅也嬖妲已周之與也以大任大妣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

華。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母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

又曰當時人被文王大妣德化之深心膺肺腑一時換了自然不覓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

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

只是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

只是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

只是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

只是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

只是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

只是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

只是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

意只是疊々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閔睢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大妣其原如此

序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妣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妣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大妣之稱后亦如雅頌但稱文王之王皆追稱之詞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妣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

其失甚矣惟南豐曹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瓊瑤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

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言后妃之有美德

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

之也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

燕孔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甫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於諸侯者

大夫不得用於若三家以雍徹而孔子非之也此關

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人之正夫婦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

教也及其因形移易使禁者枯甲者拆乃所謂化

之也詩之有風亦若是也始於風之而動終於教

之而化

自其及於一國言之則謂之教聞二南之風者感

發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交變

則化天下之理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

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

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

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

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

以為大王王季誤矣化周南之詩多為文王而作

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言諸

言先王之所教
先王即文王也
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
坤坤承乾也
物非乾無以資其始故乾元統天萬
物所從出而無不統周南之化實似之坤元雖生
萬物而所以生者乃順成天意以化其終而已召
南之德實似之楊氏亦曰二
南相須以爲治蓋一体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
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
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
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
謂高以
下爲基遠以
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
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
曰好基之矣猶未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
出於被文也補氏曰先生發其基宇之義先儒皆所

未及程子說正是此意先生又嘗曰須是自閨門
在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
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不然則爲王莽矣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
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
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
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
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
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社席而關雎作故
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

玉晏鳴關雎嘆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鷄鳴佩

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魯詩

說也與毛異矣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

晏鳴關雎嘆之贊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

應門失守關雎刺出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

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

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師讀既異義亦不同關雎正風之

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

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

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

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

書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關雎之

文儀禮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

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用之邦國者

燕禮也今當據

儀禮經文為定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

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

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

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葛之覃兮施以政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

木其鳴嘒嘒叶居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

魚廢是護胡郭

言賦者放此

事追叙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後凡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

為締

反恥知

為給

去逆反叶

服之無數

音亦叶

弋灼反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獲煮也精曰締麓曰給數厭也○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

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雖極垢弊而不

忍厭棄也陳少甫曰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

爰而不忍棄也嚴粲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者萌一

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為不足也味服之无數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反戶管我衣害反鳥戶

澣害否反方九歸寧父母反莫後

賦也言辭也爾雅如言來言念薄言師女師也爾雅古

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曰昏禮注云婦人薄猶少也

五十无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爾雅

汚煩擗爾雅平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爾雅擗也

那按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表禮服也爾雅周礼王后

未嘗称王則大叙亦夫必備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

上章既成締給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

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

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爾雅曰薄汚澣澣者不為其甚飾之辭害澣害否者又見其

不苟之意於其薄汚澣澣者畧施其功而不為過甚之飾

於其害澣害否者各隨其宜而無

雜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

葛覃二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

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

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

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爾雅曰后妃之貴亦必

立師傅以訓之法家拂士

非惟人主不可一日无后妃亦然也周自后稷以農
為務歷由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
織紉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味歌其勞苦此實王業
之根本也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
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心常存則臨於終始之
心之不存者寡矣此心常存則臨於終始之勤儉
故誦服之无斁之章則知周公之勤儉孝敬固婦人
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周之所以勤儉孝敬固婦人
之懿德又能不以勢之貴富時之久遠而有所變遷
焉則尤見其德厚有常而人所難及也愚按后妃之
富貴而勤儉者二章可見也長嫁而孝敬者二章可見也

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
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
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

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
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
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
太率類此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反

賦也采采非一來也卷耳音洗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

目亦云云胡泉或曰卷耳江東呼常泉葉青白色似胡委白
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如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當或謂耳

草頃歌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

大道也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后妃以君子不在

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易盈而

不盈盈者日晷
思深也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扶又采而寘之大

道之旁也問卷耳為單同是賦體又似畧不同蓋高單直
叙其所當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安知

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陟彼崔嵬崔嵬五回反我馬虺隤虺隤呼回反隤音我姑酌彼金

罍維以不永懷懷叶胡反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隤音不能升高

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釋之名罍取

於雲雷故也言求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

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

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謂且曰姑且也維以

亦可見其託言之意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履觥古橫反叶

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

角青色重千斤觥音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砠音七餘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爾雅石山戴土謂崔嵬土山戴

者豈以其書瘠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

也爾雅注引此作吁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馬病不

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

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有意愁歎而已非酒可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

文王朝魯征伐之時姜西音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

可考矣先生又嘗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

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又張平子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

○南有樛木交接也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復將之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反葛藟反之樂只君子福復成之興也繁旋成就也

樛木二章章四句

曰成亦皆有淺深繁也荒則危終父之意其美夫人也無夸飾其稱夫一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眾妾性情之正也曰葛藟曰藟之二篇皆之獨風唐之武后禍至亡國樛木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

○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螽斯羽詵詵

螽斯音終

即春秋所書之螽切昆斯字只是比也螽斯蝗屬

之奔港港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

生九十九子

言羽者螽斯羽也五羊詵詵和

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

妃不好忌而子孫衆多故服妾以螽斯之群處聲和集而

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

放此比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之句便是說那入子下便

所以謂之此又曰惜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

○螽斯羽詵詵宜爾子孫繩繩宜爾子孫繩繩

比也螽斯羽詵詵宜爾子孫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詵詵宜爾子孫繩繩宜爾子孫繩繩

興也貴實之盛也國賦曰賁大也墳為大防葢鼓為大鼓有頌其首用宏茲賁回音之字皆訓大義家室猶室家也

○挑之夭夭其葉秦秦側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秦秦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曰東萊曰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

桃夭三章章四句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則可見男女以正之也

如父母國人皆賤之則非所謂宜矣血氣之使尤甚於少年故少艾之女不開於婦道輕統之士不墜於臣節

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繇民也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繇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曰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

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踈矣

肅肅兔置子斜反又子余反與夫叶拯之丁丁少耕反赳赳武夫公侯

千城

興也肅肅整飭貌置罟也丁丁板我音聲也

連極之故知極於地中張置其上赳赳武貌千者

也千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

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間擬其

人甚勇可為千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才之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間兔置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因然亦是因之賦也思也此賦其事以起興也

○肅肅兕且施于中達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

興也達九達之道謂交出復有旁通者達謂九達

中道仇與速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宇公侯善匹猶曰聖

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肅肅兕且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

也其詞浸重亦漢美无已之意也

兔置三章章四句

言武夫者見其荒所不備也且文王於武事尚矣觀此及城濮所謂六師及之者亦可見當時俗尚之萬一夫三分天下有其三雖是德化之盛

而天下歸之然遇寇侵阮伐崇敵黎之後其於武事大畧可觀矣

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

此序首曰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采采芣苢音浮音以言采芣苢之采采芣苢言有已反

之

賦也采言車前也天葉長穗好生道旁車前謂曰采芣苢

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

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采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

詳何用或曰其子治難產其子治婦人生產

令人有子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為宜懷任者亦只

是陸機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无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擷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賦也擷拾也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禡力結反之

賦也結以衣貯之而執其杜橫以衣貯之而扱其杜於帶間也自來之至橫之有玉多寡之序如此

采首二章章四句而采之之多以至於枯與極焉其形於歌詠意簡而辭復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

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輟曰時則正來而拾取其子之辭曰枯曰極則既來而擣以歸之辭曰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天天下北

離則我艱不關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

之廣叶古矣不可泳叶于思江之永叶弋矣不可方叶甫

反妄思

典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注細枝皆翹條向上思語辭

也思詩之大休韻在辭上疑付求為韻二字俱作思

集傳既載員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篇內同漢

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

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詩曰大堤

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上說為襄州時作樂府道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

堤諸女兒花涑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即今四川省

成都路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梓字也即梓

州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

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問文王時紂在河北

然北方亦有狻狻故其出游之女

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

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諫歎之也謂曰女者未嫁之

禮故先生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游甚當詩
人必以遊女為言者出遊之女猶如此况於閨閣之內乎
自豐鎬而南即今吳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
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
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曰木所以為榱本有可休之
道今以以上求之故不可休止以與女有可求之時今以貞
索之故不可求曰女道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也可知又
言水本有泳方之道今漢之廣江之長則不可泳也曰
曰喬嶼之木不可休與高臺之女不可求漢廣不可泳江
永不可方以比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暴慢之意不作。主
意只論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與說
如奕奕漢廣至隅大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與出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兩句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
求而言故屬與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
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其
與比休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與与比者其文
意亦皆依此章云

○**翹翹**新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蒲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籬之子指游

女也秣飼飼也○以錯新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

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曰既願秣
猶古人言錦為物難獲所慕焉者也又陳其情雖可悅而
不可求則見文下之化被人深也曰悅之至敬之深
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
悅之不敬則便於快矣

○**翹翹**錯新言刈其妻間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妻妻鶩也葉似艾音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
曰葉高正月根身生旁莖正白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漢廣波濤詩皆見說婦人豈是
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

子只看他意為地獨不得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
行露之男不亦得婦人豈當時婦人豈化而男子則
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論得一邊耳曰三章之末
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復所以見其
歌慕有不能自己之意也曰劉氏云文王教化其
民挑天墮貞男女以正漢廣其美化行乎江漢之域

故墳之遺者以性成風以成俗其能然乎

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

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自東萊曰蘇氏以序為非

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道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

飢

反乃歷張留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潁州今

南府路所治蔡州今改汝寧府與潁州皆汴梁路所治並隸河南省墳大防也墳謂

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君于從役於外婦人為樵

妻惄飢意也調一作朝重聲也汝

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

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道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枝而又伐其肄則踰

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鱗符方魚頰勳貞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

通

比也鱗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名鱗江東

鯀尾赤也魚勞則尾赤
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
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唯青兗冀屬紂耳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夫聲下
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正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
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
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
其別離之父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
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

可見矣婦人之伐被伐肆則別其人之久矣怒如朝
怨上之意相見於深恩之餘宜有情親之私今乃有親上
之語以相慰則可見文王之德澤之深而無情親之私言
則又可見文王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
憂亦通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勞則勞矣尚
幸上人家不遠真婦人閔其君子之辭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之意也則如履父母孔亦慈勉之祥也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思望
見而喜發中情也紂之尤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尚
情性之正矣且以紂之尤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尚
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則文王之德學於人心者可見
矣不惟此也至於婦人亦知以文王之德學於人心者
子以尊君親上之意則文王之化為不可及矣其君
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
未後其澤者
却有意思

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夫以正而不知念之

詩人以此未若波濤之盛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叶樊子下同嗟麟兮

與也麟屬俱倫反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上聲也黃圓蹄王者

乃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

嗟歎辭○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

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

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

是乃麟也何必膺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性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

詩人以此未若波濤之盛也

夫以正而不知念之

麟之定都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與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

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麟之角叶盧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與也麟一角角端有肉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公族公

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鄭氏曰祖廟高祖為君者之

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圍之玄孫文王之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富貴宜其驕淫輕佻也公子生長

信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欤公子猶信厚則也人可

知也

詩人歌之以為是乃麟也周公取之以為關雎之應

董氏曰麟在郊振禮運以為四靈孔叢子曰唐虞

只是以一箇物事點一箇物事說如麟之趾下文便
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一箇好底人
子也孳孫也孳如麟也孳也孳也孳也孳也孳也孳也
一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
狹而廣也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詩
其一而廣也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詩
自下而至於上也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詩
其一而廣也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詩
抵角不觸猶公子自責不期窮富不期後也而乃至
於信厚問麟趾與震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
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比即此便是麟趾便是麟
麟之趾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關雎

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二字可刪

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
之時二字可刪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
而言也焉覃卷耳言其志行去之在已樛木各

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

關雎如易

之乾坤思思德地无方陰只反覆形容后妃之
德而不指說道其德是德只德論論如下面
諸篇却多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

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挑天兔置采

首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

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

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

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

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

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或乃專美后妃而

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詩者字為之訓句為釋

未有不全得一篇之意者至於此論則又全得周公集此二

南之旨句向有事實意味可玩无一毫穿鑿牽率
合之私熟讀之自見与天李中庸一解同功是
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哉原其所以作皆本於文王之身蓋開雖至冬
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效也挑天以下六篇所謂
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固在其中
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无成有終貝后妃豈
得專成功之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
之本而謂
之風也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世家云与周同姓皇

甫蓋云文王庶子按左傳富舊說扶風雍縣南有

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

亭的在何縣今陝西省鞏昌路鳳翔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御反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反叶魚之

與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架之春乃成

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歐陽子曰鳩拙鳥

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

雛鵲在巢甚堅既生雛飛去容有鳩來覷彼至巢

鵲巢鳩居未必有出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

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

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

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

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問關雎言物象如女

鵲巢二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鳩之性靜專无比可借

以見夫人之德也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

作爲則非婦道矣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

惟有幽閑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

人唯有專辭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
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閨睢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
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
家始也然揚氏亦嘗發此義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閨睢
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
侯大夫刑于家邦无二道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眾媵孕姪迭又娣之多國君夫人

姪媵女弟也國往媵之以於諸侯諸侯娶一聘九女成成其禮也

鵲巢二章章四句國君夫人

也鳩能正鵲之成巢夫人能正其家也二章曰方方正正

節自自

○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居有之德心如鳩鳩乃可以配焉

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

以成德者其道以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

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

也後皆放此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

賦也于於也芣白蒿也因曰白蒿也似青蒿而葉麤上

似細文三月採之於所謂高沼池也沚渚也非水菜謂

也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為菹沼池也沚渚也非水菜謂

於沼沚之事祭事也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南國

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

其事而美之也問采芣芣采芣耳后如夫人忍未或曰芣

所以生蠶蓋古者後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

賦也嗶嗶聲也草蟲蝗屬音青色趨躍貌阜冬蟪蛄也

也長短如蝗也賦也音青也趨躍貌阜冬蟪蛄也

辭觀遇降下也音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

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劣反亦既

見止亦既觀止我心則說音悅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驚也初生無葉時可食音周

秦曰蕨齊魯曰驚音周亦感時物之變也音周

初生以驚脚故名音周亦感時物之變也音周

憂念之大夫之役未還音周亦感時物之變也音周

國諸侯大夫行役于外而其妻在家感時物之變如此而

思念其君子且曰使我得見君子則其心乃自降下矣此

可見其情性之正是皆

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

亦既觀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音周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

謂之迷蕨音周亦皆胡

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音周亦皆胡

草蟲二章章七句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

哀不止於際際矣此未見其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

稍放下說則喜動于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

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三節蟲鳴蟲躍來厥采薇之時

夷之時是
一般意思

宗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于以采蘋南澗之瀆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蘋本草水萍有

開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萍菜小者水上浮

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

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以供祭花乎

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行潦流

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

其事以美之也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此詩與采芣正相類但采芣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言奠于宗室而知之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于以湘之維錡宜錡及

金符南反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謂竹器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茹

也禮玉婦主薦豆而淹以為茹也祭祀錡金屬有足曰錡

無足曰金釋曰錡也○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

之意田介補曰所用有常器也

序皆嚴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

而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錡金則非循序有常者不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禮諸

子為別子別子之嫡子為大宗牖下室西南隅所謂與也

即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與也

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

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庶皆南向而

人則愛其樹得人之心之至也

○蘇帝甘棠勿剪勿敗蘇叶召伯所憩起例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深也下

章放此又不忍抑屈之愛之愈久而愈深也思其人而愛

其樹則其愛之之意廣矣又至於愈久愈深則其愛之之

意遠矣召公之德其決於人心者如此而文王之化從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制反召伯所說始錄

賦也拜屈拜小低屈也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甘棠三章章二句

思召公懷棠樹不取伐也
朝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人懷其德因立廟
詩論武王時而此詩稱伯者亦後人追稱之耳
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獨專有其美召公專主諸侯則
南國之教得以稱不獨在召公也

多善言遠也四多慎也也周公近召公遠有詩無詩此其
異於蘇氏謂曰公在內所於文王雖有德而不
見故其詩不作也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
於下此理之最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
一南皆周公所集其美皆
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厚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王介甫曰愛

厭於葉浥於及濕於及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

文王之化有以章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以禮自守

而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

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

爾蓋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

而畏其沾濡也

○誰謂雀無角叶音何以穿我屋誰謂女誰謂女音無家叶音何以速我獄誰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

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謂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

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謂男

自後陵女女不從遂逐逐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迷女子自訴之辭如此蓋雀之穿屋食以味不以角也男

○誰謂鼠無牙叶音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叶各何

以速我訟叶音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墻墻也○言汝雖

興也牙牡齒也鼠無牙而無牙墻墻也○言汝雖

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

汝從矣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不女從斷之

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而成德者深矣牡齒謂齒之入者

行露二章一章二句一章章六句召南非一國其

此詩之作其情也此詩之作其情也患必待聽之明而後察若則南則周此詩自及乃訟之

初六強暴之男則訟之九四也初六陰深不承於訟而九四以剛不中止訟之貞女自守非所以召訟而男子

以強暴凌之然曰室家不足則初六之辨明矣女從則九四不克訟矣所以能然者以有召伯為九五

之大人也然以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

訟是又彼北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此如一陽來復之時陽雖有當盛之勢而五陰未

却以遲陽則草木之摧敗猶有所不免自一南極而

王道成則自復而臨
自臨而泰之時也

羔羊之皮叶蕭素絲五純徒何羔食自公於危蛇音

何反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

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兩皮之縫不易合故

必合眾皮而成故其縫不兩反因以為飾則音別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

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

此也衣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直謂體也召南大夫有素白之操稱潔白之服中心无

愧作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委

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習中幾有愧作其步趨非

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委蛇蛇哉退食之時而然則其

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

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迫

忽遽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

○羔羊之革叶素絲五純音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絪裘之縫界也辨

○羔羊之縫符龍素絲五總子公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謂之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二章章四句鬼置也蓋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

和氣所在在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則則之

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

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鸛鳴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音隱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達斯莫敢或違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達斯斯此所也
違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
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
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鶴鳴

兩則思念行者國也思氏云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也於是又美其
德且美其早事事而還歸也再言歸哉者不敢
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異其早畢事以還歸無
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情性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正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叶莊何斯達斯莫敢違息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但便韻叶声耳不必求異義也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叶後何斯達斯莫或違反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此詩人法度也

正爰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取之聖
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
獨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故墳也然視汝墳獨
無尊君親上之意者義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時故得
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
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各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
亦皆可
見矣

○序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寧處
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婢小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眾迨反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真信自守懼其嫁不

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

而大晚矣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過而大晚求我之眾士

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詩曰先生之說當矣此乃

無隱情無慮志非文王之化其能歸此哉東萊先生曰其

辭級級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或謂若以此詩

為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為不失正矣

○標有梅其實二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二則落者又多矣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標有梅頃暗筐籃許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既取也頃僅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

約可定矣謂相語也道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必以正必待父田之命媒妁之言也謂心曰其辭若若

蓋不獨愛風為然矣也發中情止乎禮義

標有梅三兮章四句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善未可全貴備問此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

耶曰此亦是人之情當見宋問有怨父母之詩讀詩有

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又曰向見東萊麗澤詩有

亦自是人之情處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

及時矣此所謂詩固不若桃夭之樂得及時

詩曰南之有此詩則猶南之有桃夭也

男女及時也願天下也血氣既壯雖盡自檢情

未破之日李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慮於未分之時召

安復之間蓋多有之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漢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與今

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德安府宋復州即今河南府並隸河南省

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並去

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侍年於國

而嫡不與之偕行者謂嫡也注曰侍年父母國也婦人入

載備數十五從嫡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

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

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徒河之子歸不我過音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謂淮也水自河出為濶濶為渚沱為沱

揚皆有沱潛者以水從江漢出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寔

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

矣此兼上兩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嘯也歌者理也從練者躁急而福狹復禮者安舒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

之媵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又雖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居上者當如小

法之媵妾凡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皆當以此詩為

我與也章曰與二章曰與始則悔悔中

則相安終則相

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定之間有嬌不以其膝備效膝遇勞而無怨嬌亦自悔也

詩中未見勤而無怨之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

野有死麇俱倫反白茅包叶補反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麇獐也鹿屬無角麇類甚懷春當春而有

懷也謂之萬物之情今媒代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昏姻者

謂之吉士猶美上也謂之吉士猶美上也○南國被文王

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

以興其事而美之謂之吉士猶美上也或曰賦也言美士

以白茅包死麇而誘懷春之女也

○林有樸蒲木反檉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東有女如

玉玉興也樸檉小木也鹿獸各有角純束猶包之也謂之純束

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

樸檉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謂之純束

向此在與休中又是一格世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皆家上章意也

○舒而脫脫勅外反兮無感我悅始銳反兮無使有美邦反也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謂之舒緩舒非但為遲緩有

有脫去之意上與濕寒脫脫義同謂之舒緩舒非但為遲緩有

同彼從馬此從肉以身言也感動悅中謂之舒緩舒非但為遲緩有

云哉物忘犬也○此章乃送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

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之意其

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國語曰使之舒闊脫然

拒之使遠則身也莫留此以驚我
家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犯矣
草不以於前章死字白字
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善了此詩本旨

野有死麇二章一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益切曰古士誘之其詞
猶與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也至於其
未拒之益切矣
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方露死麇二詩乃作之時則
女已貞而男未正耳

序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

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

聘幣之禮也

何彼穠矣唐棣反矣唐棣徒帝反之華芳無胡反曷不肅雝王

姬之車斤於八

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音移也似白楊音移

數圍即唐棣也亦名移肅敬雍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

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

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

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平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

肅而敬雍雍而和平乃王姬之車也何彼穠矣不皆此乃武

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

而不衰亦可見矣車者不敢指切之也二南多言后妃夫

人夫夫妻之美而此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笑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

序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以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天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庸離之德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以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矣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天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能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音程被勒面績音總總服則榆音程六服音程衣為上榆音程次之音程揮音程也

曰厭程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公謂西面飾也績畫文也總著馬勒直兩目與兩皆備成章曰搖榆程畫搖者然則公侯夫人程弗者其程車貝面組總有帷也數重不厭以程羽飾車之則貝貝面貝飾勒之當面而有帷則無蓋矣

彼茁

反

者葭音加壹發五犯

反

于

音吁

嗟乎騶虞

叶音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蔭廬也亦名葦

名葦

一發五犯猶言

發五犯猶言

發五犯猶言

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

騶虞尾

騶虞尾

騶虞尾

騶虞尾

長於軀不獲生草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

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

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

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其所謂騶虞矣

於田獵之際見

於田獵之際見

於田獵之際見

於田獵之際見

於田獵之際見

於田獵之際見

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其所謂騶虞矣

動植之蕃無因以贊詠文王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虫者段仁也仁在壹發之前壹發五犯義也曰與曰彼虫者段記鬼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犯數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蕪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形容之也

○彼茁芣苢蓬壹發五豸于嗟乎騶虞紅叶五反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縱亦小豕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騶虞言言及類蕃殖故知其澤之及物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

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周南見其

南見其澤之及物者廣則文王之意誠心正之功轉移動化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無以復加矣此義至先生而始明張南軒曰麟趾言公于信厚則在內者無不孚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則在外者無不孚也未有迹之未孚而可以及遠者此鵲巢之化是亦關雎之所待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身本一而已騶虞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關雎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為喻皆以于嗟為詞皆以三章成章皆詞簡而意深皆有同被文王之化而吟咏性情性亦有同然者故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詩曰騶虞命曰騶虞子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序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鬼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婦而人倫既正中於羔羊之

君子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
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
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
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
曰王道成者以此篇與未故總之言天下純德文
王之化度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
道成矣所謂周南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
召南王化之基也
王之園名虞者園之司獸也
曰漢世詩說
四家主最後當在詩
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帝時陳氏曰
賈誼新書以騶為文王園名亦不經見
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
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獸文王之仁而不斥
言也
謂曰騶虞天子掌鳥獸
官名各獸以騶虞為
言騶虞者多矣如七騶六
騶命虞及七騶成
虞則山澤之官月令季秋教田
獵命虞及七騶成
駕周官山澤虞皆當田獵則致
國獸易亦有即鹿

無虞之說而射義言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
則騶虞一官田獵之時乃其職事當以多殺為心
今也五豕而取故詩人曰騶虞也嗟乎而能如是乎
又曰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以言君仁不盡殺卒
數虞人此與舊說不同今存于此
之得禮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五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於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

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

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

家以及其國也

建之臣皆化之自近及遠也羔羊其詞雖無及
以下江沱之間是又化之差遠也

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

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與

明曰道而莫知其所以然故曰皞皞如也唯何

彼穰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

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

姑從之周南言文王后妃闈門之化召南言諸

德之專蓋詩之正風也

召南見周道之所由也

夫婦之倫焉見王心德之端焉

臣之倫焉見文王心德之端焉

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及周南之深也

以無交風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欠者

方設教為黜陟也時徐及吳楚借

號不承天子之風故無其詩也

○孔子謂伯

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為猶孝也周南召南所

牆面而立言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

步不可行

必如二南所室家之事而後為家齊由此而

達之則無所不可行若為之不從此始則動有

隔碍雖尺寸不可推而行之故曰其猶正牆面

而立也與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

則見之矣至於備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

所言皆備身齊家之事也曰身者家之本也

外如此則其備身之事固在其中矣

曰告伯魚孝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序先

之以風而周南召南又為風之先焉此皆文王

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雍雍在

於闈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儀禮

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芣

能於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鄉射禮州長

春秋以禮會氏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

上歌瑟堂下鍾磬入口奏此詩也

自燕禮又有房

歌其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射自

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

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方賓燕則有之○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
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
后妃夫人大夫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
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
莫不誦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謂後世也
二南之遊極於天下謂其風化大用之大小用之
則小自朝野下至閭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
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詩也謂南
曰二南皆文王之時詩周公取以為萬世法謂南
於其配必蓋所擇是蓋禮樂之基所以重宗廟
重其身正夫婦而為正家之本也謂南
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故如從之孔子
之誦伯魚如獲一篇之義明白允竟孔子之言有
得先生論得二篇之義明白允竟孔子之言有
意味可玩程子曰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而令人讀了二南詩果便不
面牆而立方是善讀詩故先王垂訓一李者曰

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止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
曾相粘濟得甚事此又讀詩者之所當知也儀
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廣且
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

至正壬辰仲春
日新書堂刻梓

西

